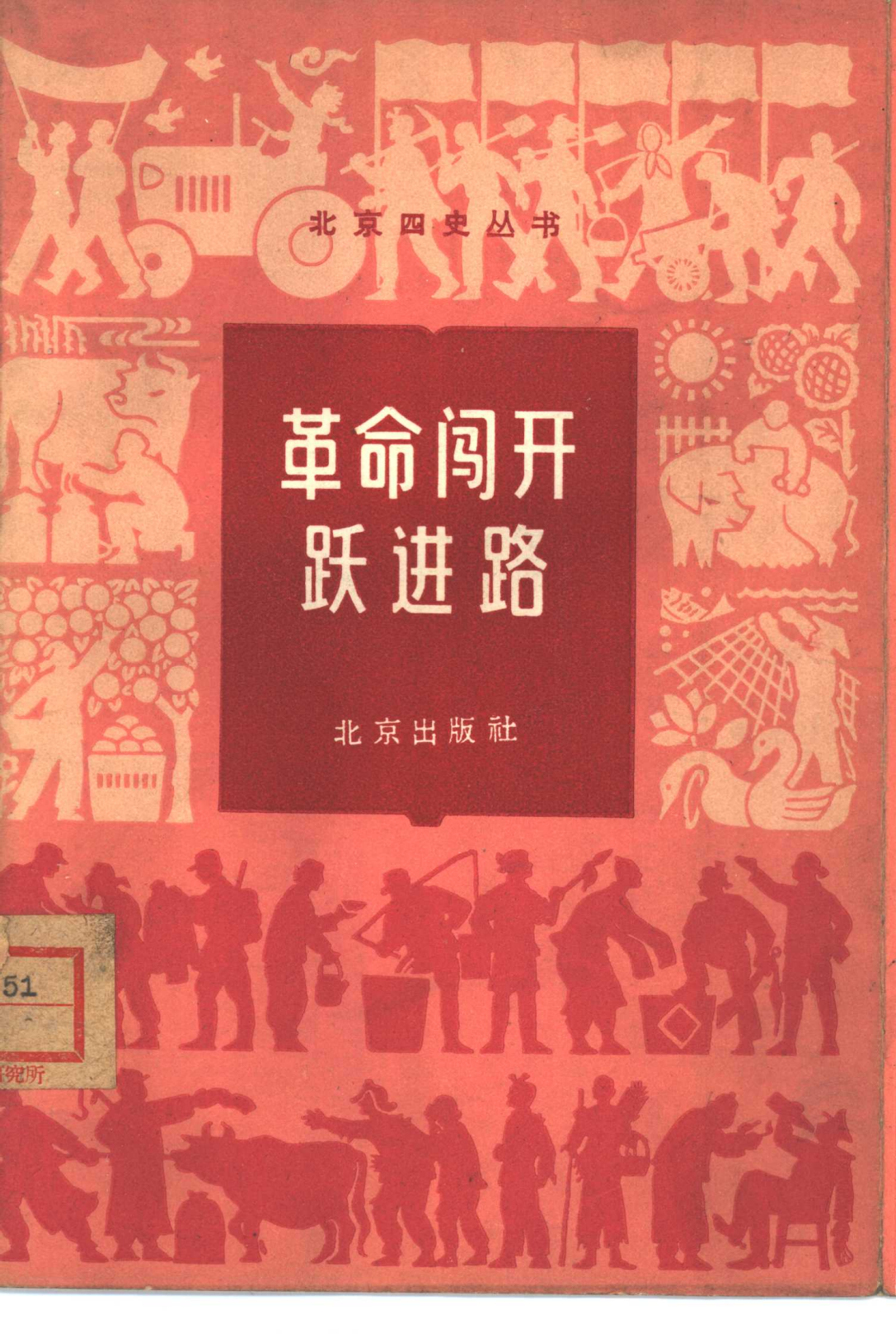




北京四史丛书

革命闯开 跃进路

北京出版社

51

研究所

北京四史丛书

(7)

革命闯开 跃进路

北京四史丛书編輯委员会編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四史丛书(7) 革命開开跃进路 《北京四史丛书》編輯委员会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西裱糊胡同甲5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4 6/16·插页: 2·字数: 82,000

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統一书号: 10071·762

定价: 0.28 元

前 言

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城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編写出大批家史、村史、社史、厂史以及各种专题史。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解放前北京地区广大劳动人民，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饱受残酷的剝削和痛苦的煎熬，有着辛酸苦难的经历；另一方面，他們也从未屈服过，他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这些史料，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作用。

青年一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任重道远。青年人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的苦难经历，經常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才能不忘过去，永不忘本；才能热爱今天，創建将来。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光荣的革命传统，才能继承并发揚这种传统，繼續艰苦奋斗，肩負起接班人創立共产主义大业的重担。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等这些活教材，經常不断地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編写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是思想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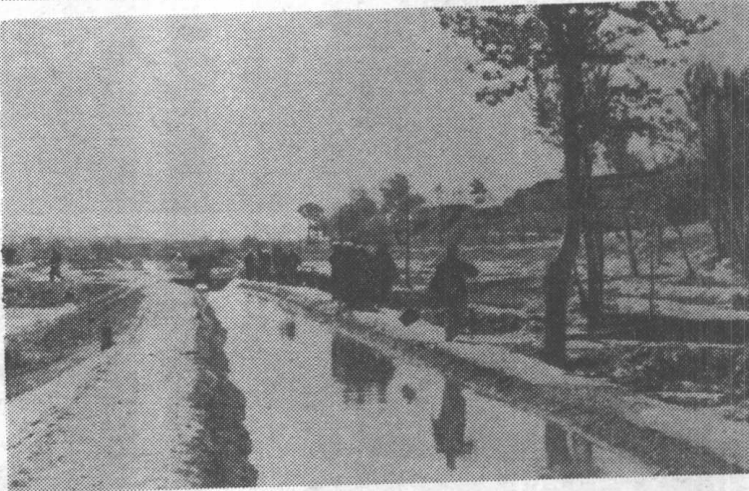
基于这种認識，我們特从本市家史、村史、社史和厂史中选出一部分，編成《北京四史丛书》，陸續出版，作为北京市的階級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材料。由于編写者水平所限，加上這項工作在目前还是个新課題，这套丛书的缺点与錯誤一定难免。我們热烈地期望广大讀者能把讀后意見告訴我們，以便今后把这套丛书編得好些再好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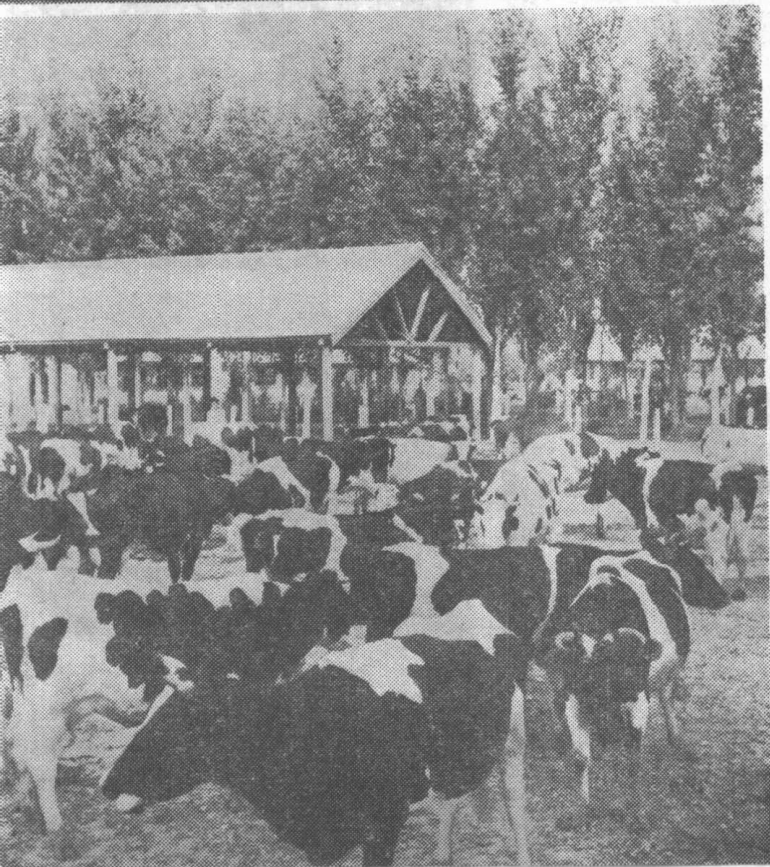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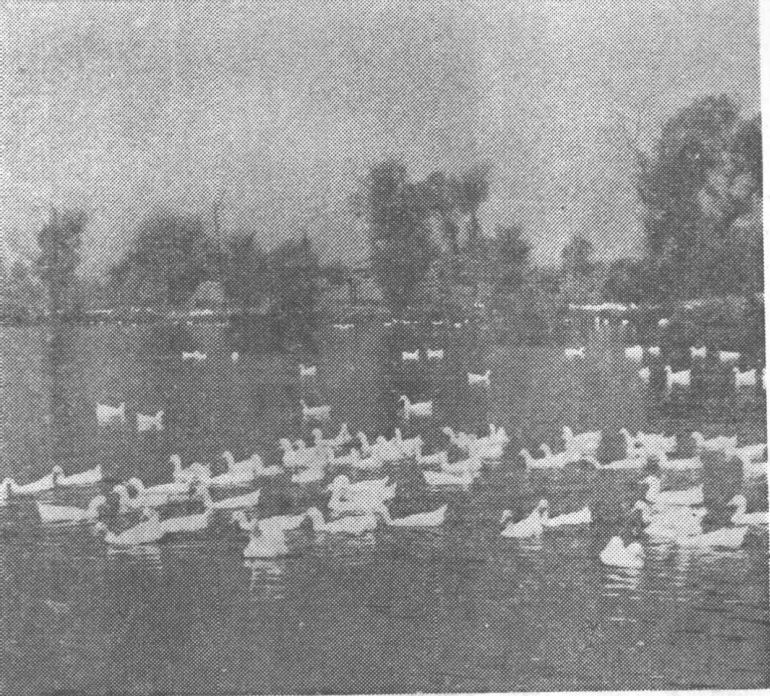
編 者

上：一九五
五年冬，团
河村男女社
员齐动员，
挖河打井，
战胜干旱。

中：社员们
顺着新修的
大渠下地干
活。

下：这是金
星大队新盖
房屋的一部
分。





上、下：

人民公社化以后，金星大队的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这是一九五九年，社员们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兴办的鸭场和牛场。

目 录

革命闢开跃进路·····	(1)
——大兴县紅星人民公社金星大队簡史	
一、血泪篇·····	(3)
二、翻身篇·····	(22)
三、合作篇·····	(34)
四、跃进篇·····	(81)
要把革命闢到底·····	(99)
——記大兴县紅星人民公社志远庄生产队党支部書記 苏树业的家史	

革命闖開躍進路

——大興縣紅星人民公社金星大隊簡史

過去的鹽鹼灘， 今天的米糧川！
過去的“苦海子”， 今天的幸福園！

來到金星大隊，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片社會主義大農業的景象。田野里，土地成方連片，平整如鏡，一道道銀帶似的水渠，縱橫交錯，一條條高低壓輸電綫路，連接着几十个揚水站、電井房、糧食加工廠……。這裡不僅農業生產方面基本上實現了水利化、機械化、電氣化，而且初步做到了以農為主、農林牧副漁互相促進，綜合發展。目前全大隊每隔兩平方公里就有一個設備比較完善、管理比較科學的畜牧場，飼養着上百頭奶牛，上千頭豬，上萬只填鴨。春季，田里一畦畦稻秧，蔥綠茂密；夏季，麥海騰浪，綠樹成蔭。水塘里，芦壯魚肥，鵝鴨成群。人們看了這一些，會情不自禁地稱贊這裡已經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北國江南。

金星大隊，座落在北京永定門外離城三十里的地方，現在是大興縣紅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的一個大隊。擁有一千

零八十三戶，五千三百多人口，一万七千一百八十九亩土地。人民公社化以后，經過几年的发展，这里已成为北京市副食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仅一九六四年就向国家提供了猪肉二十三万斤、牛奶二百六十三万斤、水果二万一千多斤、鮮魚四千斤、北京鴨五万三千只。这里，粮食产量已在一九六二年提前完成了全国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規定的指标。

但是有誰能够相信，就是这个地方，解放前竟是远近馳名的“苦海子”？那时这一带地方，盐碱低洼，十年九涝，連“蛤蟆撒尿都要涝”，好年景每亩地才能收入百十斤粮食，一遇灾年，常常顆粒无收。正象一首民謠說的那样：“一場雨二斗三斗(每斗十五斤)，兩場雨一斗二斗，三場雨一斗不斗！”

解放前这里不仅天灾不断，而且人祸严重。皇帝游猎，太监圈地，軍閥爭田，匪霸橫行，再加上美日帝国主义敲骨吸髓，烧杀搶掠，弄得人們啼飢号寒，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門。

想想过去，看看今天，金星大队的社員們对今天无限热爱，对未来滿怀信心，对集体充滿自豪感，他們說：

天上有顆启明星，	地上有顆亮金星，
天上启明有时灭，	地上金星放光明。

忆苦思甜倍觉甜，追昔撫今更爱今。金星大队的农民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尽管目前史料搜集不全，沒有現成的文字資料可用，写不出一部完善的队史，但是仍然想方

設法，克服了种种困难，編写出这部大队簡史来，一方面，可以为将来編写大队詳史做一点基础工作，提供一些方便；另一方面，也可以教育后代的人們永远不忘阶级苦，奋发图强，在老一輩人走过的革命道路上，繼續高举革命紅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这块大地上，續写出金星队史中更新更美的篇章。

一、血 泪 篇

修行宮 黎民膏血尽

建庄园 穷人苦难深

“天变地变主人变，穷人受苦沒有变”，这是金星大队广大貧农、下中农对自己往日悲惨命运的傾訴。金星大队下属二十四個生产队，共有十八个自然村。解放前村村都有自己的变迁史，每篇变迁史又都充滿了穷苦人民的血和泪。

先从金星大队最大也是最老的庄子——团河說起。

团河村西有座团河宮，是清代乾隆皇帝弘历在南苑(俗称“海子里”)的行宮之一。团河宮的建筑非常豪华，一进大宮門里，是东西配殿，随后是九間正殿，殿的四周有迴廊相連。九間正殿西側，临湖有乾隆靜书室。进二宮門，內有三个庞大的人工湖，湖中有七十二泉，湖滨假山上，松柏蒼蔚，楊柳婷立，树丛間掩映着一座座亭台楼阁，很有些西湖景色的特点。

乾隆皇帝为了偶而来此一游，竟强迫劳动人民修建这

样一座占地周垣四里的大宫殿，开凿这样大的人工湖，修建这样的假山，移栽这样多的树木，这要耗费劳动人民多少血汗啊！乾隆皇帝为了平息民怨，行宫建成后，于一七八一年曾假惺惺地写过一篇所谓“知过论”，用以“自讼”。但是刚刚“自讼”过后，又慌忙撰文刻碑替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南苑团河本因疏导泉源，以通水利，遂于其傍构行馆数宇。”还特别声明说：“其费用内帑节省之项，而物给价工给值，非特无加赋税与徭役以病民，而供役者且资以养贍。”然而，人民群众对这段历史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人们传说乾隆这个自命风雅、三下江南的封建统治者，迷恋江南景色，不思回朝，于是他的臣子才想出在团河用人工造个北国“苏杭”，使他回“鑾”还“朝”。

宫殿建成后，朝廷调来重兵把守不说，还迁来十八户“院户人家”（咸丰年间增加到三十户，清朝末年已有八十多户），为他们打扫修治宫殿。

清王朝腐败无能，一九〇〇年八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侵入北京，给团河一带又招来一次兵灾洗劫。团河宫本身也遭到严重破坏。八月初，日本兵、英国兵、印度兵先后闖进团河宫，把前后大殿的珍宝抢劫一空，并且把不能带走的名瓷玉器砸得粉碎，轰走了养在“海子里”的一千多头牛和四不象。^①

① 团河宫彻底毁于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入后和国民党劫收时期。一九四二年日寇开始拆毁团河宫，拆去砖瓦木料修飞机包和廊房、黄村、南苑等地的火车站。国民党时期，蒋匪军队砍伐树木卖钱贪污，只四五年工夫，团河宫就被拆得一千二净。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清王朝訂立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庚子賠款使清朝國庫日益空虛，支付不了龐大官僚機構和奢侈生活的巨額費用，慈禧便下命在團河設立“官產局”，拍賣“龍票”，出售“海子里”的荒地。

從此，一些皇宮太監、封建官僚、皇戚顯貴買了“龍票”以後，就紛紛圈地墾田，建立私人莊園。這裡有任老公（太監）的“志善堂”（現“振亞莊”），崔老公的“藕合堂”（現“志遠莊”），劉老公的“吉程莊”（現“小白樓”），馬老公的“濟德堂”（現屬團河北隊），鎮殿將軍吳能的“三畚莊”（現“老三畚”），朝廷命官安宗恒的“萬義莊”（現“建新莊”）等等。金星大隊所有的莊子（除新建莊是一九五六年建立的外）都是清廷權貴們圈地建立的。

這些封建顯貴廉價僱傭一些從山東、河北、安徽等地逃荒來的人當長工，為他們建莊、開荒整地，對長工進行殘酷的剝削。如任老公強迫長工每天干十四、十五小時的重活，並且“掛羊頭賣狗肉”把莊子定名為志善堂。但是“志善，志善——純粹裝蒜”，莊里雇有二十五六個長工，不僅經營土地，還開設了粉坊、油坊，把制作出來的香油、粉條，送往任老公在城里開的店鋪去，從事商業剝削。長工們累死累活地干，得到的照樣是貧窮、飢餓！

辛亥革命以後，隨著清朝統治的被推翻，一些太監和封建官僚也衰敗下來，有許多莊子更替了主人，落到了北洋軍閥的魔掌中。如任老公的志善堂賣給了段祺瑞。段祺瑞把莊園擴大為一千二百畝，改名振亞莊（也稱“段莊子”）。曾

先后将庄子交给他的部下秦宝臣、裴凤林和他的小舅子“张舅爷”经管。而这些人又各自转给自己的手下人和亲信管理，坐享“二地主”的清福。在“张舅爷”和裴凤林经管时，管事的是段祺瑞手下的爪牙杜江。实际上杜江成了振亚庄的三地主。

振亚庄开始是雇长工种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把地全部租了出去。段祺瑞从这块土地上，仅葦子、蒲草一项，每年就可搜刮去三千二百块银元，再加上地租，每年就要捞去五千多块银元！此外，还强迫农民们每月往城里段家送几次时令鲜菜，逢年过节要送鸡、鸭、鱼、肉等。

但这仅仅是大地主段祺瑞的一笔剥削帐，如果再加上二地主、三地主的层层盘剥，那么实际压在农民身上的重担就更为沉重了。

除了段庄子外，还有崔老公的藕合堂转到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手里，改名为“玉成庄”。清朝命官安宗恒的万义庄，也卖给段祺瑞手下的军阀张奎宾。这些军阀也都把庄园交给亲信经营，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层层剥削。

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北洋军阀以后，有的庄子又落到新军阀手里。国民党伪天津市长肖振瀛，从张敬尧手里买下了玉成庄和周围的土地，定名志远庄。志远庄由肖振瀛的亲表兄弟、原东北土匪头子谢国璽和堂兄弟肖振德等二地主直接经管。肖振瀛只派他的弟弟肖振相每年坐着小汽车来庄“巡视”几次。肖家两条看庄狗——谢国璽、肖振德，狗仗人势，为人阴险狠毒，无恶不作，是志远庄出名的两霸，

貧苦农民除了受地租沉重剝削外，还要遭受他們的欺压、蹂躪。

其他的庄子，如大白楼被封建官僚赵尔巽霸占，老三畚被伪济南稅务局长馬晓峰霸占，等等。

除此以外，美帝国主义的黒手也伸到苦海子里来，使海子里的人民苦上加苦，生活越发难过。

一九一八年，美帝国主义为了对中国人民实行精神奴役，在北京建立了一个文化侵略据点——燕京大学。一九二二年，他們以“改良华北农业生产”为幌子，騙取了国民党政府七十万元农村“賑灾”巨款，用了其中一小部分从軍閥張奎宾手里买下万义庄（現“建新庄”）。燕京大学校长、后来的美国駐国民党政府大使——臭名远揚的司徒雷登把庄名改为“华美”庄。在这里办起了所謂“农业試驗場”。門楼上飄揚着美国的星条旗，下边两个外国兵，荷枪实弹，来回巡邏。

“試驗場”每年雇二十多个长工和几百个短工，种植玉米、高粱、棉花、谷子等。美国人美其名曰“农业試驗”，实际上是实行疯狂的經濟掠夺和残酷剝削。

一九三三年以后，司徒雷登改变經營方式，把土地全部出租給当地农民，每亩收租二三块銀元。这个美帝国主义分子坐在城里西河沿的官邸里，一年就从农民身上搜刮去三千多块銀元。

司徒雷登庄园的“法規”是：先交租、后种地；交不上租的驅逐出庄。几十年中間，不知有多少穷人被迫离开村庄，流落他乡逃荒要飯；又不知有多少人，让飢餓和沉重劳动夺

去了生命！在美国人压迫下的佃戶們，不能在房前房后种一棵树，因为連房基地都是美国“老爷”“恩借”的。甚至佃戶們不能有自己的茅房，一律要到东家盖的三个厕所去，名义上怕“有碍卫生与觀瞻”，实际是借故吞掉全庄的粪肥。这就是道貌岸然的美国侵略者的貪婪霸道的嘴脸。

直到北京解放前夕，司徒雷登还不放弃剝削貧苦农民的机会，派人来搜刮最后一次地租之后，这个喝足中国人民血汗的侵略者，才夹着皮包滾蛋了。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闖进了这块土地，这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良棉改进区”，成立了所謂“博爱村”。日寇的“棉产改进会”在这里对农民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剝削和独裁統治。强迫农民一律种棉花，不准种高秆作物。违抗者輕則毒打，重則枪毙。农民种地除了照納租粮以外，还得按規定把种出的棉花，一律送到“棉产改进会”去換布，不得私自处理，不然，就要被扣上“經濟犯”的罪名。

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强迫广大的貧苦农民在小白樓一带种十四頃地的苜蓿和一頃地的“棉花試驗田”，貧苦农民每天在汉奸們皮鞭的监督下，去苜蓿地服苦役，稍微干慢一点，就要受到汉奸們的鞭打。不去为日寇干活的也要遭到毒打。人們累死累活干一天，男工只掙三斤又苦又涩的混合面，女工才掙二斤半。

人們盼望着晴天見太阳，可是赶走了日本强盜，又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广大貧苦农民还是在地獄里生活。

从一九〇一年慈禧拍卖猎場开始建庄，直到一九四八

年解放前夕，近五十年的时间里，金星大队所属十八个大大小小村庄，哪一个村庄沒有一篇充滿苦难和仇恨的历史！在这样虎狼橫行的村庄里，貧苦农民又到哪里去寻求生路呢？

来逃荒 刚离狼窝进虎口
无活路 租佃扛活受煎熬

如今，金星大队各个庄子里的老貧农、下中农户，差不多都是当年在山东、河北老家沒法生活逃荒来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大队从外省、外县逃来的占现在戶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当年，逃到海子里来的穷哥們，实指望找到安身糊口的地方。但是哪里知道，旧社会到处都是富人的天下，这里也是穷人們“活不成，淹不死”的苦海子！貧农王元道，原籍山东汶上县，老家地无一壠，房无一間，一家人就指着扛活、討飯为生。王元道长到十三岁时，扔下討飯棍开始給地主扛小活，十五岁那年，老家遭灾，实在混不下去，爹、媽帶着他們兄弟仨和一个妹妹，逃荒来到北京南苑大白樓村。仗着穷哥們帮助，苦苦求情，向地主王連玉借了一間小破草房，一家六口人才勉强安下身来。他爹給地主生聿丰扛活，他扛小活，家里沒吃的，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借来十五斤棒子，掺上野菜，娘儿四个一天只吃一小把棒子面。十五斤棒子，竟然吃了三个月。后来告借无門，无奈何連枕头里的一点谷秕子都吃光了，两岁的妹妹吃不了糠菜，活活地餓死在媽媽的怀里。王元道父子俩拼死拼活給地主扛活，到头来